

狙击枪王代理连队指导员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



二级军士长陈明在练狙击。

程焯摄

300个气球在靶壕中随风飘出，四散开来。红色的气球在其中若隐若现。陈明端起狙击步枪，瞄准目标、扣动扳机。5声枪响，5个红气球应声而破，挑战成功。

在央视《挑战不可能》节目中，陈明的狙击挑战因同时涵盖狙击瞄准、运动目标、识别射击等高难度内容，一度被战友们认为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近1000公里外的北京，主持人撒贝宁通过视频连线向陈明表示祝贺。评委席上，董卿接连用了“叹为观止”“百步穿

杨”等词感叹。

或许，主持人和评委的判断还不足以从军人角度证明枪王的实力，且看我们的主人公陈明还创下过哪些“战绩”——

2013年全军特种部队大比武，陈明是来自全军10多支参赛队中唯一的士官教练员；

2018年士兵职业技能鉴定，陈明成为陆军唯一考取高级狙击技师资格的士兵；

2019年陆军“狙击精英”集训，用有效射程600米的某型狙击步枪射击1000

米外的目标靶，陈明是唯一5发5中的狙击手……

2021年初，记者奔赴雪域高原，在一处军事基地内，见到了传说中的陈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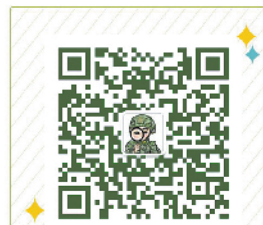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第76集团军某旅的二级军士长，放在兵堆里毫不起眼。我们本来好奇的是陈明如何成长为一名狙击枪王。到了这儿，却被他的另一个身份吸引——入伍20年来，陈明第一次脱离狙击手的身份，代理了连队指导员。

一名高级士官能当好连队指导员吗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记者走进了这名

狙击枪王的“中场战事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相双喜 特约通讯员 马振

新闻样本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

特稿

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

最初接到代理指导员命令时，陈明非常意外。一方面，他是训练骨干，按理说应该代理连长；另一方面，他迫不及待想回到自己的连队。

去年7月，陈明组织完战区陆军狙击手集训，匆匆赶到第76集团军某旅的高原驻训点。这个时间，比连队参加驻训任务晚了整整1个月。这个驻训点，距离连队驻扎区域还有1天行程。

作为连队最老的兵，想到战友们在海拔更高、更艰苦的地方坚守，陈明希望尽快加入队伍。

当晚，陈明向旅长报到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不急。”旅长对这个已经38岁的老兵说。

第二天，陈明接到通知：到三连报到，代理连队政治指导员。

陈明很吃惊：在旅队的历史上，还从未出现过士官代理指导员的情况。

陈明归队心切，本不想去，但他必须服从命令、服从大局。于是，陈明成了三连代理指导员。

陈明觉得意外，在旅长张奇看来，却是情理之中。

2018年，张奇和陈明一同带队参加“锋刃-2018”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。赛后，陈明将22天参赛过程梳理回放，写了15000余字的书面总结，改进了31条狙击手训练的具体做法，最终被旅机关汇编成册。

“我认为陈明完全可以胜任指导员的岗位。”张奇说，“他不仅有很强的总结与教学能力，还很会给集训队队员做思想工作。”

一次集训，教练员三番五次地教动作，一名下士就是做不好，急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，甚至产生了退出的念头。

陈明想了个办法，每打完一枪，他就带着下士跑到靶前，观察弹着点位置，并用直尺测量弹着点之间的距离，以便纠正狙击动作，使弹着点分布更集中。一个来回是1200米。下士嫌麻烦，但看到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陈明还在坚持，只能继续练。

一声枪响，一个来回。当头顶的太阳落下山，漫山遍野的骆驼刺扎满裤腿，下士终于熟练掌握了动作要领。

作为全旅最优秀的狙击手，陈明几乎每年都会带集训队。集训队里，队员情况各不相同，陈明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应对。

“尤其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，陈明将每个人照顾得很好。”下士陆东坡说，“吃饭时，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吃……”

对于为什么用士官代理指导员，旅领导解释：因为任务需要，旅队临时成立了3支执行专项任务的连队。在安排连队主官时，空缺一个指导员岗位。“如今士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，我们想让士官试一下。”旅领导说。

同时，旅领导提到前不久的一次蹲连值班活动。陈明是连队士官支委，常年列席连队党支部会议。当时，政委问陈明：你认为带连队的关键是什么？

陈明回答：“以连为家。当连队建设与官兵成长同频共振，官兵能从中获得存在感、归属感，连队就能建设得像家一样好。”

政委认为，个别连队干部之所以和士兵有隔阂，往往是因为出发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士官代理指导员，可以同时站在主官和士兵两个角度思考问题，成为连队官兵之间的一条纽带。



陈明在训练场给战友们讲解狙击技巧。程焯摄

加上官兵们普遍对陈明比较认可，综合考虑后，旅党委决定让陈明代理三连指导员。

20年的狙击生涯中，陈明前前后后经历过12任指导员，他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。关于能不能带好连队，陈明表示“有信心，也有压力”。“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像练狙击一样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。”陈明说。

“发光”的子弹与连队的“靶心”

休息时，陈明喜欢和三级军士长张华杰，在连队活动室乒乓球桌上切磋一下。

张华杰擅打旋球、吊死角。陈明不同，他习惯先防守，然后瞅准机会，突然发力，用一记强力扣球直击对方防守漏洞，结束比赛。

“我觉得打乒乓球和练狙击是一样的。”陈明说，耐心埋伏后发起必杀一击。有战友说，陈明达到了狙击手的一种境界：人枪合一。即使狙击枪不在手中，狙击的思维也早已刻到了他的骨子里。代理指导员之初，他就遵循了狙击的逻辑方式——寻找并解决连队的“靶心”问题。

三连是一支临时组建连队。全连不到100人，来自近20支建制连队。人员多、流动快，是连队最大的特点。

为此，陈明定下一个目标：做好临时人员的思想工作，让每个来到三连的战友都能有所收获。

上士邵明晨曾在陆军“特等名兵”比武赛事中获得格斗比武第一名。自幼习武、性格粗犷的他，素有“犀牛”之称，曾因思想一时转不过弯，当众顶撞新兵班班长。很多人都把他当“刺头兵”。

按照一般想法，临时连队只求“刺头兵”别出事就好。陈明并不这么看，他让邵明晨当骨干、带队伍。“想要当好骨干，就得逼着自己融入战友中。”陈明说，这招很快有了效果。一次高原考核，6个特战课目连贯实施，重点检验全班的团队配合能力。经过一整天比拼，邵明晨所带的班最终取得了团体第一名。

这些年，陈明带教过的狙击手数以千计。对他而言，每个士兵都像是一个密码盒，需要他去“解锁”。

一次，陈明发现一名中士多次违规

使用手机，便暂时将其手机没收。不承想，这名中士随即称“病”压起了床板。

于是，陈明拉着中士去操场聊天散步。“其实是我陪他。”陈明说，他和中士谈天南海北什么都聊，但不白聊，同时也治“病”。几次“聊”下来，中士利用新闻点评的机会，主动在全连官兵面前承认了错误。

几个月下来，陈明发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狙击的不同：练狙击，命中目标的瞬间即结束，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持续解决问题的过程。

上等兵唐博是个两头冒尖的士兵：在才艺方面，他擅长主持、配音、歌唱，是基层难得的文艺人才；但在自我要求方面，就有些“松松垮垮”。

与唐博几次谈话后，陈明发现了问题所在——唐博行事懒散，缺乏毅力。自己虽然想改，却总坚持不下去。

于是，陈明跟唐博讲起了自己练狙击时的故事——

陈明是左撇子，但狙击枪的抛弹口在右侧，如果用左手扣扳机时，弹壳会打到嘴唇或者脸部。陈明便通过右手拿枪来训练自己。刚开始，他夹不稳，经常把菜掉在地上。连队开饭速度很快，陈明有时连肚子也填不饱，但他坚决不换手。“必须坚持，这个问题改不掉，就成不了一名好的狙击手。”

现在，不管是拿筷子还是扣扳机，陈明都是用右手。几乎很少有人知道，“枪王”竟是个左撇子。

受陈明的影响，唐博开始严格要求自己。在年底的士官选晋中，唐博得到大家认可，顺利晋升为士官。

“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有时不能立竿见影，但越干越有意思。”陈明说，“看到用心培养的战友逐渐成长，我特别欣慰、开心。”

关于教育，20年的军龄给了陈明足够底气。他喜欢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来引导官兵——

面对比武失利的官兵，陈明和他们分享自己的遗憾：年轻时，陈明因过了年龄，错失“提干”机会。但他没有气馁，用自己的坚持在狙击领域持续“发光”。

面对已有子女的士官，陈明和他们分享女儿的故事：陈明称女儿为“我的茜茜”，他会带女儿去参加户外活动强健她的体魄，用科学方式培养她的专注力。

的视频。父亲看完后笑得像个孩子，对陈明说：“你要好好干，你好好我就好。”

当狙击手时，陈明想当一枚“发光”的子弹，他10余次参加国内外重大狙击比武竞赛，6次荣立三等功。当指导员时，陈明更愿意成为一个装子弹的枪膛，让更多的子弹通过他的引导飞得更远更准，变成更多“发光”的子弹。

冰冷的枪与温暖的人

在陈明的眼神中，很难看到影视剧里描述的专属狙击手的冰冷与杀气，更多的是那种老班长式的温和与亲切。如果不是陪伴他左右的那把狙击步枪和身上的迷彩服，几乎不会有人将陈明和狙击“枪王”联系在一起。

自从代理连队指导员，上教育课成为陈明必要的工作内容。战友们喜欢听陈明讲课，是因为他总能讲到大家的心坎儿里。

一次上教育课是学习“硬骨头六连”的事迹。当播放“硬骨头六连”副连长牺牲前给未出生的儿子写信时，陈明想起了自己连队的一些新兵——他们有的母亲常年患病卧床，有的父亲丧失劳动能力，有的是单亲家庭……

随即，陈明第一个上台谈了感受：“我了解到一些战友的家庭很困难，却依然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这远离亲人、寒冷且缺氧的雪域高原，大家的事迹同样令人感动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上等兵王航清哭了。又过了一会，他发现全连许多战友都流泪了。

目前，陈明保持着上教育课绝不念稿的习惯。在他看来，官兵们对这种念讲稿式的讲课并不“买账”——指导员在台上念，官兵们在台下记。

“念讲课就像校枪，狙击枪只是按照狙击手的要求进行修正。”陈明说，官兵是有温度的人，不是冰冷的枪。教育要达到效果，就要用情触动官兵心灵，让他们自己去思考，而不是机械式的抄记。

去年10月下旬，陈明接到战区陆军高级士官选取晋考核通知，他即将晋升为二级军士长。这意味着他要暂时离开这支临时组建的连队。

出发前一天，上等兵王航清来连道别。一进门，李瑞东向陈明敬了一个军礼。

一个月前，李瑞东的奶奶去世了。

陈明得知情况后，立刻安排文书去机关批假，自己则协调车辆，帮李瑞东规划回家路线。

李瑞东和家里打完一通电话，泪流不止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陈明不由想起3年前母亲离世的情景。

那时，母亲突发疾病，组织立刻批了假，陈明得以见到母亲最后一面。“这个时候及时批假会温暖战士的心。”陈明说。

那段时间，优先予以批假的还有准备回家结婚的中士刘兆星。由于长时间待在高原，刘兆星看起来满脸沧桑。

“这能回去结婚吗？”陈明严肃地说，他特意找来一套面膜递给刘兆星，“贴上！”

陈明尽力照顾到连里的每一个人。那天，一支特战小队连里借宿，准备下山参加比武。陈明利用空闲时间，专门过去给他们讲了比武中的注意事项。

晚上，陈明正在收拾行李，张华杰突然唱起歌：“老兵老兵你要走，老兵老兵我们会想念你呀……”连长马新庆削了个苹果递给陈明，并祝他：“一路平安。”

“又不是再也不见面了。”陈明乐呵呵地接过苹果。

趁着还未熄灯，陈明来到体能训练室。代理指导员以来，他每天坚持“小练兵”，以确保一名狙击手的运动能力。

高原的夜晚格外冷，总能陈明想起练狙击时的感觉：孤独且冰冷。

初练狙击，陈明总是一个人扛着轮胎在水泥地上练瞄准。狙击不同于速射，狙击枪几乎不会遇到步枪速射时枪管持续发热的情况，有的只是和地面相似的冰冷。

陈明又想起不久前，洗脸时不慎将水弄进了眼睛，整个眼眶通红。上等兵陶义雄看到后，立刻去卫生队给他拿来滴眼露……

正是身边这些看起来不足挂齿的小事，让陈明感到心里暖暖的——这是狙击枪无法带来的温度。

去年年底，陈明顺利通过战区陆军高级士官选取晋考核，成为一名二级军士长，戴着新军衔回到了高原驻训地，继续代理三连指导员。

新年伊始，三连受领了比去年更多的任务：进行高原体能数据测试、迎接上级检查、组织战备演练……

前不久，旅机关对三连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。“成立三连原本是为了有一个‘中转站’，没想到被你们建设成了‘加油站’。”旅长的这个评价让陈明感觉心里好像“喝了蜜”一样。

代理指导员已有8个月，对于陈明的整个狙击生涯来说，这仅仅是一段插曲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还不足以实现那个“让每个来到三连的战友都能有所收获”的“野心”。

新年到来，陈明给连里搭建了心理辅导室，设立了爱心信箱，还用木板做了个书架，用来摆放书籍和官兵们捡来的高原石头。

这些，都是他在为实现新的目标做铺垫。陈明希望在三连营造一种属于家的环境，一个不仅是官兵身体休息的地方，更是他们心灵栖息的场所。

对自己的“小目标”，陈明满是期待，“也许今后这个临时成立的连队，会成为年轻官兵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；也许他们能够从这里出发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狙击枪王走上政治工作的“前台”，为连队的全面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该旅将这样的尝试概括为“跨界”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跨界近几年已越来越成为官兵认可的模式。一专多能、一岗多通、一才多用，打破专业、身份等界限，越来越多像陈明这样的人正在接受跨界的洗礼。

从作战体系中的一个“节点”成为另一个“节点”并不是简单的位移，陈明的经历给我们以启示。正如他所说的一个比喻，倘若把一名军人的轮廓与“体量”比作一个矩体，掌握技能是否过硬是他的高度，对职业理解与思考的深浅是他的长度，那么涉足领域的多少则是他的宽度。借由跨界寻求新的定位，进而为部队开拓新路，让个人也进入新的成长区，这正是让陈明这样“兵专家”跨界的内在动因。

基层需要更多跨界人才

■边庆军

军政分工不分家，新时代更需要“文武双全”。因为打仗不问军政、战场不分分工，只要是军人，就必须过军事关、战场关、战争关。而且，未来战场对一名军人特别是对一名带兵人的要求更高、更全面，只要事关打赢，无论军政哪一项都不应缺失和“偏科”。

从陈明的跨界实践来看，他把练狙击时的专注转移到指导员岗位上，带部队的招法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静水深流：用润物无声的方式给士兵以满足感和获得感，用“走心”“暖心”的举措回应官兵现实关切，不断拉近和官兵们心与心之间的距离。从一名士官长转向一名连主官，陈明变的是岗位职责，不变的是“既会做思想工作又会指挥打仗”的优良传统。

由此看来，有效跨界的本质其实是守正出新，是人才能力的延伸。只有将专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与基层的需求有效嫁接起来，才能在跨界竞争中赢得主动。只有拥有了大批军政兼通的优秀带兵人，才能让基层形成水激鱼跃的生动局面。

锐视点

第902期

